

知非堂稿卷之十

撫樂何中太虛著

記

江村小隱記

余少時先伯父堅白道人為余言開慶己未仕  
廬陵所都城岡郭氏世為名家有名郭者及其  
子子晨子昂子端子昌父子五人皆登進士第  
而子晟之子公度與誠齋東山友善其族從議  
直為劉靜春門人靜春以所得朱子四書親藁



授之其后儀則寶藏于家而公度以著德著稱  
江丞相建鷺州書院首聘公度主講席懿哉可  
謂文獻之家矣時余聞而慕之想其山川秀美  
必有出於聞見之表者不然冲粹之氣何萃於  
一門如是哉繇是凡自廬陵來者必輒其故有  
為余言郭氏所居城岡廣康可里許江流繞之  
如一大盤廬而居不雜他姓南臺泰嶺德勝仙  
壇紫雲之諸峯四面拱立皆若知有所尊者而  
儀則當盤之中構堂榜曰江村小隱於是環盤  
之勝又皆若知所有堂者儀則聚九流百家之  
書讀於其間客至輒留分江煮茗徜徉一盤之  
上密筠疎柳媚草襲葩其陰可憇其芳可襲其  
華可玩而禽鳴鷺集與漁歌樵唱相忘於雲烟  
晦明之間而賦詠唱酬亦於此而成此儀則之  
所樂也余聞而愈慕之因嘆曰名德之士古未  
嘗無也皆僅一傳而止太丘朗陵父子兄弟之  
盛亦何可及至其孫通顯而不能保其家聲以  
終嗚呼士當窮時未嘗無富貴之願然而在

而無於人偶或得之適足為身與家之累是亦  
士之不幸也然則士固不願其通顯也耶今儀  
則居之是堂也身隱而道亨家貧而心樂回視  
世之通顯而墮其家聲者遠矣豈非也哉儀則  
之猶子鏞為儀則請記於余余方將造江村小  
隱之堂覽其江山之勝詢前輩之流風叩靜春  
之傳授閱朱子四書之親藁觀其刪改之精庶  
可償余平生之所慕如或未能則附姓名於斯  
堂其喜慰當何如哉故忘其僭而書之太虛何

中記

川上記

由封溪南橋左端逕行達川上蓋有隱者熊氏  
之廬云余遊川上上人謂余曰境之於人莫難  
於相值故占勝者恒不自知其勝適然而至其  
地者恒有并深慕焉茲川之上羣而居者非特  
不能自知且厭其深僻無以展其趨時之鷲思  
者皆是也然則吾之知斯勝而有斯勝也豈不  
足以超是羣耶吾課讀餘閒據方床俯平欄或

步屣指節善行而倦息當垂柳成陰雜花流芳  
清風滿川時暑自卻歔氣合而月色在水蒼林  
倚而雪霽編野迺有社鷗汀鷺渚鴻海鶴相與  
回旋飛舞於風烟葭茨之外於是微吟洞乎深  
冥浩歌通乎寥廓睨圓蓋而躡方輿委大鈞而  
混元化不知酣醑聲利淫溺機智者之為何如  
也若夫聖人川上之意吾奚敢僭僭斯罪矣先  
生有以釋我否乎奈曰川上之意夫人而可有  
之非獨聖人然也特能領會之者鮮尔當時簞  
瓢陋巷之樂浴沂詠歸之志即此意也後來光  
風霽月之襟懷傍花隨柳之心情此同意也士  
希賢賈希聖以吾川上之人而希川上之聖人  
何僭哉然聖人一時偶然之言諸老平生體認  
之切擬議之易失領會之易差則不容不深求  
而默識之也往時江萬頃守清江作道體堂歐  
陽守道拳拳於謹獨二字為記以勉學者余嘗  
熟復而竊有疑焉程子之說乃推致所及與道  
為體雖天運物生皆然不止於流水而不息也

由道體而天德由天德而王道由王道而謹獨  
此正如蠶績而蟹匡范冠而蟬綏又如言荔支  
而及江瑤柱恨蓴菜性冷及海棠無香爾今以  
謹獨而况川水以川水而况謹獨聖賢之意恐  
皆未然歐陽先生若未深契者而先生之門人  
遂并以譏病程子非爽歟幸四書盛行此理益  
著雖然語有之巫覡為神則言皆神已則猶夫  
人也治四書者其將為巫覡乎其將不為巫覡  
乎熊君壯遊四方浩然有志斯世晚乃夷猶川  
上蓋隱而非隱非隱而隱者也其能有得於川  
上之意乎至治初元夏六月望太虛何中記

說

皮維楨字說

平江判官皮照德氏為其子冠名之曰榮而字  
之曰維楨執其說於中中謝不獲遂言曰冠有  
禮重成人也冠而字期之以終身之道焉重成  
人也適于之冠異其禮成人之尤重者也重則  
名與字尤非苟然也子亦知夫榮與楨之美乎

榮戟之有衣者三公之上儀也楨楨幹也頌曰  
楨旁曰幹築則資之以為障雅所謂維周之楨  
國之所恃而立者也以是而名且字之期之以  
公輔之為也雖然此易能者哉吾子其思之今  
謾而號於人曰若可謂公輔未有信其然者以  
其非可必也期之以非可必之事愛之至也而  
乃玩焉不思有以副所期烏得謂之能成人乎  
是故致公輔之名易成公輔之器難器之不弘  
則不足以勝天下之任先儒論管夷吾以為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  
正身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以夷吾所就如此猶  
不能無少貶焉學不足以克其器故也烏乎吾  
子其敏於學也哉學之至則行藏安於所遇雖  
畎畝之樂無異於保衡之榮學之不至則雖  
獲郡或之名位亦不能不使人有嗣守之難之  
嘆也敬告爾字爰字孔嘉永受保之以副足下  
家君之所期云延祐二年三月己巳何中撰

無盡說

臨江清江鎮五公寺傳心光請字於何中蓮字  
之曰無盡而告之曰心如宿火雖未發而燭天  
者未嘗不存心如明鏡雖未照而鑒物者未嘗  
或昧蓋火非求光於外而火之本光者不可得  
息也鏡非求明於物而鏡之本明者不能已於  
照也是以一動一靜一寂一感而光明之生於  
其心者莫知其可已之時此所以為無盡也雖  
然火之宿者其養之也不可不深鏡之明者其  
藏之也不可不密養之深故其發也不可禦藏  
之密故其照也無所遁若其養之之不深藏之  
之不密則其本光本明之無盡者雖未嘗泯而  
所發者微所照者或昏矣豈非難哉余之所聞  
者如此師備弟子而質於余詩曰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故敢為師誦焉

古梅說

時有古今而梅無古今然而時既不同則所尚  
亦從而異是故古之論梅者尚其實後之論梅  
者尚其華錄於書詠於詩而書於春秋皆尚實

也後世始以花論梅欲極尊之則以為有歲寒  
之操抑孰知自一陽生復而梅始華得天地春  
氣之最先者故為天下第一之花而凡草木莫  
敢與之抗秦內君子拔茅連茹梅之花固前導  
之建至六陽之乾則梅之實成而其功用又非  
他實之比然則得先春之生氣而花受六陽之  
純氣而實實必本於花花者必歸於實花實相  
副梅須今而心則古矣此君子之道而非歲寒  
之事也憲掾河西過老丁力學而文工常策名  
天府矣讀書之窗有梅因榜古梅所以自况也  
明年大比必將魁天下之多士余故作古梅說  
以贊之至順二年十有一月二十八日何中書

詩

春暉堂詩

有序

清江黃伯原母弟七人孝愛友恭作春暉堂母  
年七十奉觴堂上子孫滿前內外媼友咸集今  
集賢直學士草廬吳先生序其事國子司業大  
魁張君赴岳繼之名士大夫詩詞交贊斯母亦

榮矣吾鄉陸子靜兄弟孝友閨門雍睦累世同  
繫無間言事聞旌表余常至青田觀其廬故址  
存焉雖然子靜以道學鳴其實履也固宜若伯  
原兄弟起家詩禮卓然不滓於俗其實履如此  
尤難也伯原以此求知之於人而人樂誦之者  
秉彝好德之心有不能自己而然惜乎觀民風  
者無其人不獲達於天朝旌以勸之使四方後  
代有所感慕而興起也余既羨斯母之榮又嘉  
伯原兄弟之粹乃從而為之詩 詩曰 遲遲

春暉舒舒寸草滄溟易竭母恩莫報 春暉遲  
遲寸草舒舒其報伊何孝友弗渝 母在高堂  
子孫環序觴俎靜嘉式燕式裕 七秩遐齡樂  
只無央有子而賢乃壽而臧 豈無萊庭高牙  
大纛豈無疏榮金花鸞誥 匪回而污則蠹而  
殘有燁斯女子行俱完 河潤斯澤晉董乃良  
曷施其德俾燠其涼 懿歟休茲八龍濟濟斯  
堂斯母孔受多祉

萬里窗銘 并序

臨川鄒衆名書室曰萬里窗涿郡盧處道題榜  
廣平程鉅夫作記名上作詩賦廬江何中作銘  
曰  
曲士自窒跬步勿通巧夫善詭折旋蟻封惟彼  
健者以力自雄虞淵逐日大澤繳風接武章亥  
度程司功有弗能踐悵然莫從詢美伊人一窗  
自容南郭隱几老子猶龍以神合虛軌轍俱空  
卷舒以時得環其中樂只伊人令德攸崇

渝南黃用益作二書室東曰朝陽西曰宜

晚何中為銘 朝陽銘

吾心之神靜虛有燁人為未交天光乍接朝氣  
綦銳陽明攸攝麗景益新洞融凝合乾坤之妙  
無窮闢闔當其闢時朝陽迨匝以我平旦匪吐  
伊納浩然存 視六劫

宜晚銘

堂堂天衢羲馭爰馳一窗自憇於晚曷宜深深  
虞淵煜煜咸池晦含明根靜培動基君子宴息

味爽有施崇德致用不已其機晚既云悟宜亦  
無時非知天者孰識其微

知不知齋銘

大和塊北均氣圓形形而曰人五官營營與接  
為構莫先視聽由外而入或搖其正以視名見  
以聽名聞知以見聞交錯糾紛維至人者所知  
則異知而不知在見聞外其高天戾其深淵沉  
洞貫三極其知此心為聖為神在此而已知不  
知上妙契根抵繫主人翁齋居思玄余銘何笑  
夫豈其然

贊

龍贊為半間禪師作

為鱗之長而不見其迹為天之用而不顯其功  
退藏於密而莫測酌酢萬變而不窮玉泉之泉  
靈降之峯片雲半間安隱其中、法海之老龍  
歟

箴

學箴

移山力決填海志專維決維專惟學則然昭昭  
大訓巍巍載籍是惟無求求則必獲毋怠而弛  
毋苦而淫毋粗而浮毋辟而深至明至剛至用  
崇德成始成終誠之不息子如克學何假人言  
子如弗知言何貴焉父兄在前名師在席勗子  
于成爾志爾力

知非堂稿卷之十終

知非堂稿卷之十一

撫樂何

中太虛著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程公行狀

公程姓諱大海字鉅夫避武宗皇帝御名以字  
行世家郢州京山縣歸本朝占籍為建昌路南  
城縣人曾祖子明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  
護軍追封楚郡公謚忠僖妣姚氏追封楚郡夫

人祖德秀宋承務郎壽春府軍事判官改宣教  
郎今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楚郡  
公謚簡懿妣李氏追封楚郡夫人考翔卿朝列  
大夫官軍總管贈榮祿大夫叅知政事追封郢  
國公謚孝肅再贈光祿大夫司徒柱國改封楚  
國公仍故謚妣李氏追封郢國夫人改楚國夫  
人宋理宗淳祐己酉四月戊午公生於豫章之  
吳城山咸淳三年丁卯公往臨川從叔祖徽菴  
先生講學於臨汝書院九年癸酉簡懿公庶德  
祐元年乙亥公侍叔父西渠先生官于洪講學  
東湖之上二年丙子公侍叔父通判建昌軍權  
知建昌軍事以城附公贊畫居多是為至元十  
三年夏五月得旨降銀牌授宣武將軍管軍千  
戶十五年戊寅春公充質子挈家入覲十一月  
九日賜見上曰卿在江南知賈似道為何如公  
條對似道始終所以忠邪狀甚悉上大悅嘉其  
有識仍面試文字一通公願出入禁闈力効忠  
蓋有旨署翰林院與諫老遊十六年己卯六月

除應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十七年庚辰改翰林修撰散官如故十一月遷中順大夫秘書少監十八年辛巳二月上集賢院直學士中議大夫兼秘書少監二十 癸未三月除翰林集賢直學士同領會同管事餘如故二十三年丙戌正月改集賢直學士少中大夫三月公入奉御史臺不用南人廉能者多未見其不可用也上以為然即命公為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餘如故南人入臺自公始時上思治求賢如渴而奉命者以方士塞詔旨深忤聖意公因奏江南耆儒碩德能通知治道隱於山林者不少宜加徵聘上悅即詔諭各處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宣慰司按察司等令命程文海前往江南諸道訪求賢俊如得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者仰行省差官館伴赴闕於是萬一鶚余恁趙孟頫等用焉二十四年丁亥四月除集賢學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餘如故時桑歌專權公發其奸六請害公人皆危之賴上仁

明得免而公論執政不可奪未幾果敗上益知其忠某年丁母楚國夫人憂召公與十老俱入朝三十年癸巳除正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元貞元年丁孝肅公憂大德四年庚子三月除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餘如故七年癸卯秩滿還家上思用舊臣八年甲辰十二月召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散官如故十一年丁未十月除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就道上命留公十二月再除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商議中書省事至大元年戊申公與修成宗皇帝實錄二年己酉有旨命公往湖廣定選訖事公以疾假歸三年庚戌某月除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四年辛亥武宗皇帝賓天上居諒闇首召老臣十六人造朝而公與焉九月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與修武宗皇帝實錄皇慶元年壬子十一月特加榮祿大夫仍故職延祐二年乙卯春公得風痺既瘳矣有旨命中書平

章秦國公李孟賜世德之碑公拜命謂諸子曰  
吾起書生歷事四朝被恩幽顯吾老矣汝等宜  
益勵忠孝以無忘吾事親報國之志敬之哉三  
年丙辰春疾復動夏五月得告南還賜錦彩特  
授光祿大夫職如故命男交祀署令臣大本護  
侍所在官司常加存問命廷臣祖餞以榮其歸  
十一月抵家醫藥禱祀畢舉四年丁巳春小瘡  
九月夫人俞氏得弱疾十一月三日公疾再作  
五年春三月十五日夫人疾竟不起而公亦忽  
忽不樂至六月十九日復得腰疾七月初疾革  
十八日亥時薨于正寢享年七十配夫人徐氏  
先公三十年卒追封楚國夫人繼夫人余氏封  
楚國夫人子男五人六年承事郎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檢校官大官大本承事郎郊祀署令大  
來大觀國子監生女四人適聶適饒子尚幼孫  
男六人女若干人所著文集五十卷延祐六年  
己未正月庚申諸孤奉柩葬于可封鄉繞堆之  
大盤山距孝肅公塋可一里許惟公忠服四朝

秩崇一品法宜有謚謹撫公蒞官行事之實可  
考不誣者以告有司

### 徐泰甫行狀

徐出翳伯為諸侯至偃王失國其子所散之徐  
揚間故江南多徐氏代有聞人居撫州樂安者  
城東柳營里也諱光顯者曾大父諱傑者大父  
諱紹祖者父也皆稱善人長者戴氏妣也生男  
二人長則君也諱通字泰甫荆山趙孟邁號之  
曰泰軒生而穎秀少長軒岸個儻有大志凡令  
茲邑者皆愛尚其器能令胡世則乃石壁胡公  
之猶子以剛嚴為治人莫敢近惟君與周旋始  
終無間趙與柁嘗處邊閩一見曰此經邊才也  
不可失秩滿必携君至帥府君以兩親高年辭  
不果往由是賢士大夫皆願交撫州守黃震歎  
曰此人乃能使諸君子愛敬之若是印文信公  
帥江西駐吉州君嘗從之方將用君而信公扶  
義聞廣矣至元丁丑路總管劉懷遠檄君攝邑  
尉職先時邑毀于盜骼胔相枕君斂瘞不可勝

計而人方危疑官民各不相諭至是君慨然起  
領尉事安輯流散爰命父老語爾子弟其歸無  
恐被寒哺飢歡謠載道始相保聚府錄其勞績  
將以轉上而君怡然自逸不以榮名按其心至  
元巳丑九月十六日得疾越二日卒年五十四  
娶陳氏子男四人榮儀行濟榮後君四年卒女  
三人適黃天益黃鴻生陳壽孫孫男六人女五  
人已丑冬諸孤奉柩殯于忠義鄉塔源越八年  
貞元丙申八月十日始克葬于忠義鄉橫岡之  
陽君天性孝友咸淳甲子父得風痺疾起卧須  
人醫藥涓瀝膺泔洒皆身其勞如是者十年  
及卒居喪盡禮葬之日冠蓋送者數千弟震享  
儒雅謹飭母尤鍾愛常授達一舍外君悠然孔  
懷遽命之歸計所得俸增給之未幾卒母哀其  
早世昕夕經紀封殖其家業君承母志教養遺  
孤改構考室奉母聚猶子而居之與人交重然  
諾解衣推食或與十金不色靳急患難事錯糾  
紛刺他人懼不敢前君徐起談笑立解不自為

德有負已者置而弗問其人終益愧悔廬陵羅  
希晏豪傑士也每恨不能如君之為羅以通家  
抵君普入之遇人輒曰秦甫真古所謂豪傑也  
余行四方未見其匹者蜀人張翁肖曰戰國諸  
公子爭相結客與夫郭解諸人揮金任俠皆有  
所為而為之孰若秦甫出於忠誠初無所為而  
又非有餘者矧當古道漸盡之後乃能日食千  
指弗給則稱貸以益之今人其能爾耶賈元振  
為宣慰沿行省檄問事至邑君授館焉甚加賞  
識時今集賢直學士吳伯清同字居所吳稔知  
君因共贊君賢君既卒同知郡事蜀人史孝祥  
感君高義為文以哀之史未嘗輕借人言語者  
嗚呼君之素履皆性能而意行之諸賢無戚疏  
稱美不置則世之知君者希矣君才器過人居  
家應世無留事日與鄉里前修韻人秀士壺箭  
酒籌笑歌相樂名聲為奕達官貴人見者皆曰  
南士未有慷慨奇邁若此者往往升堂拜母結  
友而去嗚呼惜也天嗇其年遠業未究而志有

弗酌也。余於前史每見其人行事卓偉，祿位不顯而標名青史者，輒反覆其辭而不忍釋。如君傑然出乎世俗之表，雖太史氏為立一傳，亦何不可矧天下之名能文者，其字不昭，摠之則夫墓隧之碣，其果無託也。其有託也，余先人與君遊從篤密，故余知君為尤詳。謹摠君事狀以告當世鉅公，以永其傳。云。延祐五年十二月望廬江何中狀。

賴氏行述

宋季尤重科第，而廬陵尤盛。葛溪之上游，距歐陽氏瀧岡四十里，而近名小嶺者，賴氏居焉。賴氏世儒，衣冠平可，才可，兄弟俱有聲場屋間。才可未第而卒，平可國學生咸淳進士，登進士第，調撫州宜黃尉。才可有女二人，至元十八年平可以其季歸于撫州樂安東坑里陳文秀字庭芝，是為賴氏孺人。諱秀，慧景定壬戌二月二十一日子時生，早失父母，來嬪于陳弗逮，事舅姑每以為恨。遇尊者必盡禮，相夫以順，教子以法。

待下以恩鄉里稱為賢婦大德丙午正月十八  
日寅卒年四十有五以大德丁未十二月十五  
日葬于同里長畬之源生子男四人女一人適  
余孫男十一人女十人泰定二年春三月望庭  
芝謂廬江何中曰亡妻墓碣未立僭欲乞銘于  
學士吳先生惟是閨闈細鄙毋足記者以是溷  
先生將不可何如中曰聖人之教猶謹於閨門  
之際人倫之恒故詩書易春秋皆致意焉自是  
以求孝養愈謹鮑女表以義易利陶妻著樂貧  
行道黔妃顯果於從善菜室錄以禮脩身孟光  
傳君子善善之長雖細不遺所以教天下之為  
女為婦為母者也賴氏鄉里稱賢先生忍不銘  
諸顧述其生死葬始終而始進之為請焉庭芝  
曰然謹書如右廬江何中狀

陳桂溪行述

炎趙訖錄儒者廢業穎川陳貴道篤意科舉之  
學人皆以為迂及延祐科興士茫然無知規矩  
之所在貴道獨擅俚班之手人又皆以為有先

見之識亦常至棘闈而不偶以卒烏乎其可哀也。已既葬之五年，仲子文麟來諗曰：先人之墓久矣，而無以文墓隧之碑。方今天下所宗，惟吳先生先生於先人最加厚，君試為述其狀奉之以請，可乎？余曰：可也。謹述其家世始終卒葬如左：按陳氏始祖自贛州寧都之馬頭至撫州崇仁之東坑，樂其山川，家焉。東坑今隸樂安。六世諱三略，是為曾祖。七世諱子清，是為祖。八世諱師禹，是為父。妣氏淳祐丙午正月二十六日

已時生。公諱任，貴字貴道，幼不好奇，惟嗜讀書，事親孝，待兄弟恭，而友族黨朋友一誠。接者見之曰：此古君子也。後進莫不師尊之。邑之大夫皆敬禮，由是名聞遠近。江西憲僉蔣公行部至邑，願見公公，往見蔣公，喜甚，因相與唱酌，書其所作詩詞，請益縣學缺官，有司禮公，講學事。先是公之弟崇進營構講堂，至是公新禮殿既成，士誦其美。公素無仕進意，階此可隸省選，而公不願，歸隱舊山，先世創道山書院，環以羣峯，繚

以清流號為勝地四方名士賦詩者多雪樓程  
公亦嘗同賦讀書其間每誦聲至夜分雖老彌  
勵至治癸亥正月得疾疾不可起以其某月某  
日卒年七十八娶方氏男四女四孫男八女七  
以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柩葬于所居之西下  
陂之上烏乎夫子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貴道非有恒者歟惟名大  
君子特書以表其墓庶幾不朽且可以敦鏗薄  
之俗謹狀

節婦劉母歐陽氏事狀叙

鷺洲書院山長劉山玉世居廬陵之黃北里尚  
書三溪先生煜之後裔漕貢士立雪先生夢牛  
之昆弟西澗先生葉公古心先生江公之門人  
也山玉生宋庚子由黃北徙安城東鄉少負英  
俊聲為鷺洲書院山長至元丙子二月朔大兵  
狗安城潭表兵交至是月十一日山玉遇兵傷  
重至十七日死死年三十七娶歐陽氏男一人  
孟高當山玉未死時歐陽氏知不可起抱孟高

對山玉誓撫孤終身後父母憐其盛年欲奪其志誓益堅晝夜織績教鞠孟高冠娶能以儒業自樹立授徒為菽水身雖貧而安歐陽氏自誓時三十有一今年七一有六云云曰聖人在上天下化成故漢廣無犯禮之風行露有貞女之操蓋二千餘年而皇元龍興列聖繼治際天所覆仁漸義摩民俗於變郡縣以節婦名聞而嘉旌表者相望矧歐陽氏卓然自守儀軌鄉邦尤極顯著或者以其子孟高傷貧於不能使其母被黼黻之恩為恨余歎曰人誰無母孟高特未知求耳以斯母之節上聞而旌以勸天下之為義者有司之責也訾名者培之以力文工者翼之以言相與共成其美者朋友之責也孟高雖貧庸何傷烏乎誰無母至治元年十一月朔何中序

旌表節婦周母鍾氏行狀

周氏古豐城田南里著姓諱紹且者生鄉貢進士諱宗誨生諱霖字震孚宋亡徙家臨江之清

江鎮遂占籍為清江人霖生諱良輔字君佐君  
佐善士擇配得清江鎮龍溪鍾仕祖之女諱季  
貞幼孝淑得女道甚既笄嬪于周空男子二人  
仕清仕奇女一人事舅姑相夫子無違君佐早  
卒孺人年甫二十有七守節養舅姑教撫子男  
女晝夜經理樹家業舅姑憐之令此節輒恸哭  
引義誓益堅二子既克自立門戶光大仕清廣  
交游仕奇才器尤諱結知當路由是士大夫皆  
願交過門者皆升堂拜母或留京師官他郡致  
書必問安裕孺人年八十仕清仕奇暨諸孫會  
里年高婦五十餘人稱壽聞者嘆服孺人得報  
於天者厚數郡人士爭歌頌之里耆俊以孺人  
貞節為鄉邦稱首遂以姓名事狀聞于郡憲僉  
張公天翼轉聞于行省上於朝廷祐七年春省  
旨旌表其門閭曰節婦周母鍾氏之家遠近樂  
之是年八月孺人起居如平常忽語子若孫曰  
後二日吾當去其具棺衾厯厯區畫家事至期  
果默然坐而終年八十有三生宋戊戌五月初

三日孫男五人女六人曾孫男四人女三人至  
治元年辛酉九月初二日諸孤奉柩禮葬于龍  
溪之原陝西儒學副提舉龍仁夫文誌石既虞  
仕清仕奇謂何中曰不孝姑始克葬先妣顧墓  
表有碣方今立德立言維臨川吳先生仕奇嘗  
拜先生于九江旌閭之榜先生實大書之援是  
以碣銘請先生固不我卻然君知先妣事行悉  
太史公傳必有徵君狀無讓庶先生徵君言猶  
信中日衛共姜宋伯姬詩春秋錄之而劉子政  
傳古列女聖賢善善之盛心所以扶樹人紀者  
不忍畧先生常任史事宜當欣然特書垂訓亡  
極雖微中言可也然中不言則懼非孝子之心  
謹撫其實如右至治元年十有一月朔何中謹  
狀

皮魯壽墓誌銘

余友人皮季賢氏其嗣子魯壽自童壯時恒從  
其父來坐隅聽余言比長明詩經父子自為師  
友延祐丁巳常一就貢闈誦益力于學辛酉余

留封溪間與魯壽言通鑑司馬氏託始朱子感興詩不以為然及作綱目仍復司馬氏雖目所述上接左傳然終不若以綱目直接獲麟之為當也夏四月有陳恆之變倫義之大莫過於此以為一書託始夫豈不然魯壽聞之欣然余因以所作綱目測海授之既而魯壽得微疾輒愈至治癸亥以能書被選書金經至京師書未畢而罷南歸朝士多以詩酒贈行緣道登覽有吟詠卷抵家容貌豐澤見者皆為之喜未幾疾復作久之日就羸億竟不可起嗚呼魯壽其復聽吾言乎魯壽名疇臨江軍清江縣人世為儒家曾祖弁祖儀祖母聶氏父野即季賢妣向氏繼母張氏娶黃氏子男一人女一人以至元庚寅六月十四日生幼聰慧其祖教之少長業成鄉里交延致皆愛敬之不厭事父克家承志事祖母繼母盡孝事諸從兄弟盡禮友愛異母弟居鄉無子弟之過以泰定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卒祖母繼母哭之猶哀鄉黨宗族親友皆惜之以

是年八月二十六日葬于所居之南百步所其  
父丐銘於何中中不辭而為銘以解其父之悲  
銘曰

嗚呼噫嘻維陶者之埏埴兮固成毀之豫期  
始適雨而凝聚兮終必然而潰離為子若孫  
而孔臧兮兄所歸而奚悲惡備之傲歲年兮  
夫孰憂於脆芝天慘慘而零秋兮嗟何生之  
不哀巫陽招而莫返兮茲體魄其安棲嗚呼  
噫嘻

吳母甘氏墓誌銘

墓有銘重事也然事有初豐碑桓楹因之而識  
述焉因之而納石焉古人於鼎鬲盤敦之屬皆  
藉之以銘矧葬其親而始終歲月之不志論撰  
明著之不知豈孝子孝孫之心哉余所識豐城  
吳信可將葬其母徵余銘余以斯義不辭甘氏  
諱某富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其為女也賢行  
著聞及既歸于同州吳某吳某氏世士族甘氏  
為父為妻為母馭下待衆皆中度賢德遠著高

年子孫孝養享有慶裕以庚戌三月十五日生  
泰定丁卯九月某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二人  
以仁以信即信可也孫男三人女三人曾孫男  
一人卒之冬十二月某日葬于富州宣風鄉白  
竹塘余聞善人之葬必吉吳氏其興乎銘曰  
維天弗私維善是依一人之善累世之資斯  
母壽豈斯母之報施于子孫既豐亦保竹塘  
之原佳氣繽紛翳爾白雲長衛茲墳

黃有大墓誌銘

世有好學不倦短命而死則不能不致其悲歎  
之私若古豐城黃大有是矣有大幼聰敏知讀  
書族黨鄉閭皆敬愛之比長淹貫經史星經地  
理醫藥卜筮皆通習之癸亥丙寅凡兩試棘闈  
輒誦而力學愈銳嘗留洪都羣儒垂集共論一  
事無能知者有大條對作書始末甚悉衆皆駭  
愕及退問曰此誰氏也或以有大對於是莫不  
厭服焉其研究經籍類如此至順二年春感疾  
疾亟進弟復生誨之曰吾今病矣上不能盡事

親之道下不獲遂友愛之情且後嗣未立為之  
奈何人子之事惟汝是賴汝宜從師問學克紹  
先業勿替汝其勉之又告所親曰吾辛勤方冊  
冀有成立今其亡矣相知深者惟何先生為我  
進而請馬倘得載名於知非集間則吾死猶生  
也言畢而逝實某月某日也卒之次月其父璉  
以治命謁銘於何中中曰世之為子弟者莫不  
湛聲色恣馳騁競侈美為務今有大克家養志  
以儉素自居出入州郡人莫識其為富家子嘗  
從余讀誦其夜分未嘗色倦方羨其英妙之年  
所進未有限極今竟不起余復忍志有大之墓  
耶夫歐陽詹李長吉劉道原皆有以自見於世  
正所謂死而不朽百世傳者雖不志可也然吳  
慶之抱俊邁之才稱聞朝野及沒仁宗傷之就  
第賜誥慶之亦榮矣曾未逾時而迹泯響絕則  
林壑之士有足紀者其忍使之不傳耶按有大  
諱克世為富州劍池鄉下松里人曾祖其祖某  
父璉母劉氏娶熊氏無子女一人適鄭以辛丑

某月某日生享年三十一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鄉之原銘曰

是為有大之墓繫爾山林敬共常護馬竄其封千秋永固

元故石壁潘瑀翁妻黃氏孺人行狀

宋紹興之末樂安始創縣當未縣時族有譜惟詹與黃為盛故郭東之黃著稱云孺人諱足貞即郭東黃出也曾祖通理祖璿父應字應叔皆隱德弗耀應叔無子妣潘氏生女三孺人其季也景定甲子十一月十七日子時生生而淑懿幼即知孝于父母父母尤鍾愛之及笄而擇壻惟郭南潘氏世為儒家其名瑀字瑀翁者有才名父母皆曰壻如是足矣至元十九年壬午遂歸焉時舅姑俱亡入門而尊卑遜順親疎輯睦族婣交贊之瑀翁受知當路元貞乙未助遵宦轍孺人經營壺務構居于石壁之下堂廡樓館壯麗燁奕瑀翁平生豪邁輕財急義名勝爭及其門孺人力治豆觴終日無倦瑀翁名聲日起

者孺人克相之也瑀翁既膺省檄為湖廣漢陽  
稅務副使孺人居家撐擴門戶禮聘名師教訓  
諸子瑀翁常解紛糾濟人于厄孺人見其微有  
善輒欣然成其美焉至元丙子營建縣塔而鰲  
溪之橋羅源之渡俱于泰定元年成之與夫縣  
樓學舍無不樂助其甃縣樓前之路四百八十  
丈至市中止鄉人稱潘半縣之謂也捨棺施衣  
不可枚舉孺人每出奩裝佐之尤矜貧窶凡以  
薪芻絲布等貿易者不問可否必隨賈酌之蓋  
其資慈厚故如此耳至治三年孺人年六十媼  
親奉觴皆期其福壽未艾明年三月十一日瑀  
翁方晏賓客孺人忽疾作竟以亥時終年六十  
有一帛者盈門無貴賤賢愚皆悲惻如喪其私  
親夫孺人平生積善故其生也享昌盛之福其  
死也無劇疾之苦雖上天報施之常實孺人有  
以致之也予按瑀翁之曾祖肅祖季溫父天鯉  
皆以科第起家而瑀翁號石壁授慶元路總管  
照磨陞湖廣茶陵州判子四人遠元懋潤皆登

任籍孫男七人祖光祖榮祖宏祖夔皆撫州路  
齋長以泰定二年三月初十禮葬孺人于同縣  
忠義仙橋下陂之源遠等杖泣拜請於廬江何  
中曰惟先妣窀穸有期所以責其幽窆之石與  
表其墓者必藉鉅人之詞以傳久遠顧世託嫻  
親而知先妣母儀婦德之詳孰如先生矧遠等  
素受教于先生非先生而誰屬哉幸紘其實庶  
幾言信足徵中曰持身而可以為範者惟閨門  
之間為難故或一二焉稱于時則聖賢錄之恐  
後若孺人之懿德則世之君子心聖賢之心者  
于誌若銘其疇忍畱矧中之言果足徵則列其  
實以告其將無取乎因撫其大概如首泰定二  
年歲次乙丑廬江何中太虛謹狀

賀程承旨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五

何大虛

伏以辭榮丹陛尋隱紅泉漢庭尊疏傳之賢用成其  
美士流羨歐公之退共仰其高展也偉人見於今日  
竊嘗觀功名之際罕有能始終之全雖如唐虞三代  
之時無踰伊周二公之懿然當保衡之任則有營桐  
之危居負辰之時不免徹桑之慮使其非望實在人  
之有素誠未知明哲保身之何如是以霸越治吳遄  
動扁舟之興除秦燹項即從赤松之遊天下徒稱其  
知幾曾中所存豈易識不然叔季之希闊何為蹤跡

之寂寥借曰有之亦云末矣淵明之棄其職特不堪於督郵巨源之歸其鄉以既老於司業校其去就彼哉重輕况於泰運之方隆可以邀肥而自詭此公之事於世無倫恭惟承旨相公雪樓先生閣下一代宗工四朝名德迪我高后旁招俊乂之賢式是南邦遠有光華之被摧權姦於方熾振臺綱而益強顯惟成宗召彼故老俾商中書之事兼崇內相之班宜為誥者王某之文可力史者退之之責鋪張堯舜鑄二典三謨之辭蹂躪漢唐抗八索九丘之製因選掄於鄂省暫檢校於山房陛下繼明元臣彙進虞庭十六相

長春室寫本

亦惟汝諧周衛一二臣爰命公後聲搖鰲頂價重雞林聖主尊之而不名群公敬之而無間道德如此其厚節槩如此其高文章如此其煒煌名位如此其超卓舉無不足所欠者歸帳飲都門定有畫圖之跡錦衣榮故里允為邦家之光中獨抱喜心亟紬賀幅車無下澤馬無款段不漸足爾於奔馳墨有黔川筆有宣城何憚手胝於模寫誦言猶淺倚德滋深謹奉啓陳賀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在謹啓

寄程承旨

大典一萬一百十五

何太虛

元凱同嚴召留班錫異恩聖神思治切宗社有公

存地立齧峰峻天依鳳闕尊咎夔侔道合旦奭共  
心論妙幹時雍化丕揚祖烈敷堯文嚴大典虞宋  
倚昌言卦氣丹凝鼎星符紫照垣奇齡歸碩德寶  
翠皇元花竹蕃三谷雲霞煥九門相望清晝永朝  
下酒盈樽